

台灣小說概述

周芬伶

冰點與爆點

去年，出版人陳穎青投書平面媒體分析2007年台灣出版業的現狀，直接點名這是「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年」。即便2003年的SARS事件，對台灣的出版業都沒有造成如此大的打擊。

然與那年不同的是，2007年幾乎在所有大型書店的銷售排行榜上，「翻譯書都占了一半以上，小說類排行甚至高達九成以上」，全球化的現象籠罩著台灣的書市，消費者過度仰賴舶來品的輸入，評論者痛陳台灣出版業已經踏上台灣電影的後塵。

若說這幾年本土文學市場降到冰點，那麼冰冷中依然出版與能賣的文學書，已進行了慘酷的淘汰，倖存者都有某種頑抗的特質。年初印刻出版《邱妙津日記》與朱天文《巫言》，引起一陣過於寧靜的騷動，這些小說家的告白與獨白，讓讀者見識邱妙津用文字打造心靈工程的藍圖，小說與日記、書信相互印證雷同，反覆訴說書寫治療心病，又導向死亡的絕境。

當文學的純正與經典受到質疑，作家以龐大的書寫堅守文學立場，文學的純度被拉高，頑抗也變成過度的執著，或者表現出太過超然的姿態，產生令人無法承受的輕與重，令人有時不著邊際，有時想從中逃脫，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讓讀者困惑，讓評者無言的原因。

文學取材於社會，也自然回應許多社會現象與議題，當然這也包括許多具有特定主題的著作：性別、愛慾、時尚、八卦、文字藝術、書寫自覺等，有主題才有議題，有爆點才有賣點。就像今年德國女小說家夏洛特·羅奇的《溼地》大賣，她抓到女性身體的不潔書寫，衝撞現今過於重視潔淨感與身材外表的審美觀，寫法是嚴肅的，但引人好奇的主題才是賣點。然而一本有議題的書在德國能大賣，在台灣只能小小賣，台灣的文學環境令人擔憂。

接下來，我們可以朝著幾個或許互相穿梭的主題前進：從幻（巫）術、物質、告白到歷史等幾個主題不等的方向進行。大體而言，2007年的小說篇幅越來越長，長篇勝於短篇，寫虛勝於寫實，內向多於外向，陰柔多於剛強的美學特質，然這樣簡單的描述還是無法概括說明其全貌，也許複雜與畸零的特性正是此年之重點，似乎有些事物還在醞釀聚攏之中，然另外一些事物則背道而馳。這些現象看來遠比李昂在《九十六年小說選》序論中所宣告的「台灣新寫實主義」來得複雜。

獨白的藝術

朱天文以緩慢的速度與漫長的八年書寫精雕細琢一種介於小說與散文的告白，書寫的外在所經過的時間幾乎跟她所描述的事物與感知覺等長，但內在卻又被有意

識的打散分解濃縮成兩百多頁的文字。朱延續著米亞的視覺和嗅覺寫下了整個90年代的混亂、迷惘與漠不關心，這說明小說家的散文先於小說，抒情先於敘述，頑抗的抒情如此龐大而失去敘述事實的效用。敘事的邏輯跟著生活的無用性一同被拆解，對於現下生活理解的不可能，創作者只有貼著這種亂象在形式上創造出一種混亂的秩序，其中包括一整套極度精緻的用字遣詞的邏輯以及美學，並運用獨白築起一道高牆，將整個世界自絕於外。邱的日記令人無言，朱的《巫言》更令人有難言之隱。菩薩低眉欲言又止，彷彿有千言萬語，又好像何必再說，帶著一股不可說的美。

《巫言》中的宇宙如同大爆炸般無限的往八方擴張，而邱妙津就顯得狂暴熱情而自溺，她的宇宙邊緣不斷的向中心壓縮聚攏，製造出連恆星都無法承受之黑洞重力。朱將自我以無限的多點透視打散至整個文本與生活之中，作於一種對於現實的抗拒，邱選擇將作為第一人稱的「我」無限的放大，「我」貫徹了整個文本，凌駕在各種的文學形式與技巧之上，其炙熱的獨白等同於無上命令。兩人分別以不同的書寫策略、速度、重量與實際的生命態度，來抵抗一切有關於庸俗，還有這世間種種不純的事物。既往文學的本體回溯，也往個人的生活實踐發展，這些作品被有意識的選擇在這黯淡的一年出版，無疑是在黑暗的時間裡頭所發出的更黑暗的光芒。

形式的極限

藉由小說形式探索書寫的極限，《巫言》創造一種多點探測的可能，舞鶴《亂迷》則創造單點透視的深度。在文字的矩陣中讓文字自己衝撞，一氣直下，夾帶著以往生猛的性驅力與文字爆發力，讓文字變成小說形式的實驗場，如作者所言：「因為形式的獨特，讓我陷入某一種情境之中；我會寫出我原先寫不出來、或是原先沒有想到、或是原先沒有觸及到那麼深的內容。我利用各種構句、各種迂迴的方式、各種上上下下的方式，去表達我所要表達的內涵。」，這樣的形式實驗是沿著《17歲之海》等詩小說而擴大之，然因為這文字矩陣過於龐大與自由，用力過度的結果反而令人難以抓到重點。以文字為利器的作者，多年來的形式實驗到這裡達到頂峰，再也無路可進，寫虛已到空無的境地，故又回歸早期的風格，加入寫實，《非常炸蛋》結合史實與虛誕的文字，編造一段戰爭時期的荒誕家族故事，作者一方面回歸母親的故鄉，一方面書寫非常時期的意識狂亂，目標明確，力道更十足。

另一待關注的是駱以軍的《西夏旅館》，這部長達45萬字的長篇小說，已有若干篇章先行發表，並被選入年度選中，作者書寫長達四年多，裡面有如動畫與遊戲般的戰況與畫景，穿插西夏那一點也不寫實的場景構築；無時間流向的事件敘述；以及怪異的人物與事件，恣肆的遊走穿梭重疊並置解構。作者並無寫實的誠意，而往寫虛的極致衝撞，文字更見詭奇，這是駱以軍文字迷宮書寫的巨無霸版，就像《殺妻者》中描述的：「他已無

法控制自己體內狂暴衝動的野性作為帝國擴張領土之資本，變成了自己的癌細胞，在一個鏡廊迷宮裡發狂吞噬著自己的投影乃至自己的本體」。在小說家龐大的敘述能量發動下，照見狂亂的歷史與自我。

當作家的書寫藝術成為終極書寫，任由文字在文本的矩陣之中不斷的流竄碰撞乃至於內爆，是會碰觸到「神龕」，或是「神棄」？這些小說的形式主義者紛紛丟出大部頭作品，有意無意的試探著小說在媒材發展上的底線，這是否是一種極限的（後）現代主義，是告白與獨白的哈姆雷特（機器），借文字之屍還形式之魂，驅筆登上千層台頂，一同頑抗現實，也同時抵抗閱讀？這些現象且還待有心研究者的研討。

繁茂的大河小說與歷史書寫

本年度大河小說的成績亦頗為可觀，莊華堂的《巴賽風雲》，以極寫真的手法記錄1990年代，台北縣八里鄉十三行遺址搶救事件中的考古現場與發掘工作；藉此穿越數百年，追溯17世紀前期在北海岸地區的歷史。是少見的台灣平埔族民族誌書寫，旁及荷蘭商隊、鄭氏王朝，甚至西方宗教等各種外來勢力入侵之歷史，幅員廣大，氣勢不弱，填補台灣平埔歷史的空缺；施叔青鹿港三部曲進行到第二部《風前塵埃》，歷史的紋理更深，手法更為寫實，第一部《行過洛津》描繪清領移民社會與性別問題，集中處理鹿港的歷史，作者擅長的情慾書寫讓歷史活色生香，而《風前塵埃》則以三個不同的種族、語言生活習慣各異的族群，描繪日治時期的花

東。主要人物在客家人、日本人、原住民之間游走，從主觀移出，忠實於客觀的意圖明顯，包含太魯閣族的哈鹿克（「太魯閣之役」），在殖民地移民村和立霧山生活的日本家族（警察橫山新藏、其女橫山月姬），以及愛上橫山月姬的客家攝影師范姜義明。在這部著作中，作者除了研讀當年日本人的詩作、小說作品和人類學家的記錄著作外，並旁及茶道花道庭園建築等文化知識。作者在強烈的歷史意識中，細膩描寫庶民的風俗文化、節慶、衣飾、飲食，可謂用心極深。小說的焦點在宣傳戰爭的日本民族服飾——和服上盤旋，器物與藝術風格的描寫，展現其美術素養，柔化了戰爭的暴戾之氣，可說是充滿陰柔之美的史書。

巴代的《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為卑南族首部大河小說，完整結合「巫術文化」、「狩獵文化」、「日人理蕃歷史事件」的部落精彩傳奇，書中女巫作法場面，是作者基於家族歷史，手法寫實，描繪獨到，作者以史料和田野調查為根據，讓卑南族的歷史得以發聲，並參與歷史詮釋。

這些去漢人中心的書寫，充滿離心書寫的特質，跨文化、雜語、多元、散發、以及細節描述，邊緣的發聲造成的抵中心激流，滔滔地訴說被沉沒的歷史，蒼涼取代悲情，同情與理解在其中閃閃發光。

當雜語與細節構築成個人的小宇宙，演變出多聲部小說，小說家的感情得以無止盡分化增生，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盜之光》為香港三部曲之二·自然史三部曲第二部；三聲部小說，作者刻意以廣東話

發聲，描寫未來可能的世界，作者在生動的語言中，不排斥訴說一個好聽的故事，永遠17歲的少女守在荒涼的圖書館，等待一個名為「花」的少年，穿越50年時空來到，這是發生在未來的亡靈世界，三個時空，三個聲部交互進行。就創意而言，作者的想像力驚人，在虛中尤不忘寫實，在虛與實之間得到美妙的平衡。

吳明益的《睡眠的航線》，虛實交夾，新舊交替，心理的層次更顯豐富，跳脫歷史小說的窠臼，以小搏大，藉新舊兩代的創傷與疾病，讓次殖民地的歷史、創傷、衝突在敘述中激盪。作者以詩意的自然散文家文體寫小說，由自然生態視角深入個人和家族生命史的潛意識，提出對戰爭與文明的觀察與反省，特具心理學意義。該書重點著重在對於不同時代族群的角色心靈圖像的描繪，隱約暗示著史實也是由記憶所組成，而在其最深處——人類夢境與潛意識的共同領域——暗藏著和解的希望；另一方面該書引用的資料詳實而註解清楚，將小說文獻化、理論化，指向歷史小說新的可能與方向。

以心理寫實見長的陳燁推出《有影》與《玫瑰船長》，費時多年完成「封印赤城」三部曲，在首部《姑娘小夜夜》中顛覆兩性刻板印象，《有影》藉一在陰陽交界的亡靈訴說一生滄桑，也記錄著家族歷史，以超現實的視角凝視著家國與自身，可說別開生面；《玫瑰船長》則記錄陷落在謊言煉獄的海洋子民，祈盼真實的到來。作者流暢的文筆，詳實的考察，加上魔幻手法，作品充滿女性的神秘的氣息，可說是作者的生命之書。

自我生命的書寫，令人好奇的有隱地發表的首部小說《風中陀螺》表現短暫的生命，與永不枯萎的青春，主角段尚勤到70歲還是「70歲少年」，對社會充滿激憤，通篇牢騷，這是微觀歷史的年代，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一部份；另有李黎的《樂園不下雨》，為擁有少女遊魂般的心靈的作者，追尋樂土，悼念私我之作；林太乙重出《林家次女》，描寫童年回憶的點點滴滴，懷念她與父親之間的情感互動，作者的文筆風趣輕鬆，有乃父之風。此書的重新出版，等於是給予新一代文學愛好者，重新認識林語堂先生的機會。

另外連展聆《淡水河畔百年物語》，描寫祖孫女三代的故事，從大稻埕到三重、淡水河，見證著二次大戰盟軍轟炸、八二三砲戰、八七水災，也見證著無力改變命運的小老百姓的庶民生活。故事偏向女性與庶民觀點，隱約透露著尋常百姓才是歷史裡最重要的成員，卻常常淪為受害者。顏敏如《此時此刻我不在》描寫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1968年世界學潮影響下，蘇黎世的一場學生暴動，雖遭現實無情澆滅，卻又暗地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故事。全書只有一百多頁，然伸展的時間從1927年到1968年，空間跨越東西，故事場景接連在台北、香港、倫敦及蘇黎世四座城市上演。故事主軸看似一個愛情故事，實際上內裡包裹著濃厚的政治意識與歷史反省。2007年的這些小歷史大書寫，對於歷史的構成與理解，早已偏向女性或陰性筆調的史觀，書寫者的性別也不再跟其觀點有固定的關聯；書寫策略不限於寫實或傳統觀點，用來詮釋歷史的語言更是眾聲喧

嘩，從中文、閩南語、日語、原住民語言到德語不等，這說明了台灣歷史之多元與複雜，可以寫成另一多聲部的歷史。

幻術迷狂

新世紀初，奇幻小說如野火竄起，搭上「魔術熱」與「馬戲熱」，實境秀與素人展演的電視節目具有催化的作用，以幻戲入小說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陳思宏的《態度》，另有郝譽翔《幽冥物語》、張瀛太《熊兒悄悄對我說》等。台灣農家出生，上有七個姊姊，目前旅居德國的陳思宏，特殊的出生成長背景本身就相當引人注目，他以寓言的手法，巧妙交織雜耍世家的家族秘辛，在一個跨越時空的無國界意義上，華麗的馬戲團，繽紛奇幻之幻術與雜耍，混亂又浪漫的家族關係，在流浪中逐漸跨越國界、性別、家族之鎖鍊，尤其對軟骨功男孩的細膩描寫，所激發的自由想像，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小說透過奇幻的世界佈景還有瑰麗的筆法，重新去探討文學史中數個常涉及的命題：身份、存有、身體、慾望還有這些事物本身的跨越轉換等，此作品被選為年度小說獎，有其一定的代表意義。

郝譽翔《幽冥物語》藉中國志怪小說之幽玄想像，以北投山區為故事背景，敷衍成一則則訛亂又糾葛的故事。如〈愛慕〉裡的蛇精因羨慕少女的美麗，來到人間，終遭對方辜負；〈房間〉暗夜裡的怪異聲響與幢幢魅影，原是前世訴說不盡的往事。這些故事雖發生在現世，卻穿越陰陽，那些人鬼不分的慾望糾纏，卻也有現實意義。本書既是作者對於中國奇幻傳統

在當代的轉譯，也是挪用與復古，與日本重新開發平安朝文學傳統的夢枕獏，或有相似之處。張瀛太《熊兒悄悄對我說》獲得國際書展好書獎，在眾多佳作突圍而出，同屆入圍的還有吳明益《睡眠的航線》、胡淑雯《哀豔是童年》、鍾文音《豔歌行》與巴代的《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故事在童話色彩中講述一個山林村落裡頭的孩童，與自然還有野生動物的關係，裡頭的孩子總是對生命一切的事物感到好奇，有時安靜的傾聽生命與長者的話語，有時興奮的問問題，令人有點想起多年前盛行一時的《蘇菲的世界》或《少年小樹之歌》；看似人煙罕至的森林其實充滿不同的自然物種，而作者透過童趣的筆法，也描述出存在此可見的自然世界之上的靈性與人性。作者用溫柔自然的筆調，促使大人與兒童之間的對話，也增進文化與自然兩者的相互理解。

怪誕書寫作者臥斧的《舌行家族》，在台灣多年來的政治情境中，具有其特殊嘲諷的意涵。所謂「路長在嘴上」，然在《舌行家族》的詭異世界裡頭，則是「歷史長在舌上」。小說中透過詭辯欺騙奪得權力、改變歷史的舌行一族，在作者明顯的暗示下，有如聖經中狡猾用腹部行走的蛇。舌行一族是「操弄文字、隱在歷史背後蠕行的氏族，他們活著的時候，當條靈活巧辯的舌頭；死了之後，則像舌頭舔舐歷史長般地蠕動行走」，在作者的筆下，本書成為一部充滿黑色幽默的寓言小說，頗有向喬治奧威爾或張大春致敬的味道。

情色與性別

白先勇在讀者期待多年後推出的《紐約客》，裡面交雜新作與舊作，故事似乎與《台北人》有著對應關係，它以紐約為中心，展現旅美作家的新視野，尤其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對愛的描寫，在愛滋病的籠罩下描寫兩段超越情慾、差異的愛情，在生命的盡頭，戀人關係也可昇華成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即便失去了性感的身體，戀人們的激情還是能轉換成深刻大愛。世間唯有絕症跟死亡沒有差別，是故人唯有在兩者底下才有機會洞悉人生真相。在白先勇的筆下，愛滋名符其實的使得愛滋生不息，作者於文中對於人生與情慾的穿透與體悟，經過多年已經來到了另外一種境界，回歸到人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終極的關懷。這些年來，從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到紐約，白先勇筆下那些四處流浪的遊子，是否已經在紐約的漂泊中，找到了自己的安息？

近年擅長書寫「善男善女」的阮慶岳，在完成大河小說「東湖三部曲」之後，推出溫馨小品《秀雲》，一樣是描寫女性，這次描寫的是神聖母親與前妻還有善良妻子，三人如救贖般接連在一個頹敗男子生命出現，讓一個自認為無用的男人擁有真愛與希望。裡面描寫母親死前的細節極為感人，情愛相對淡薄，世間諸如死亡或情愛這類終究沒有解答之事，作者以自己的困頓疑惑誠實以對。阮慶岳的文體在此書之後更為成熟，並跳脫七等生的影響，已自成一家。

相較於白先勇對於人性高度的關懷，

還有阮慶岳對於完美母性與成熟愛的讚頌，成英姝令人驚豔的《男姐》則將主題擺在一個性別踰越的故事裡。《男姐》描寫一個雌雄同體的美貌藝姐，從叛逆的倔強少年，轉變為風情清巧妙絕女子的故事。從小生活在藝旦之家，在鶯鶯燕燕中長大，主角對女性的傾慕投向自身，愛女也愛男的他，在性別與總總的凝視中成為「男姐」，在這裡性別如鏡像亦如衣服，可自由轉換，情慾暗潮洶湧書寫亦可把故，角色如在戲台搬演，動作繁多，對白精采，柔情萬千中有喜感穿插，在尖銳的批判中埋藏著無可言說的孤獨與荒謬。故事有深度且也能製造話題，兼符文學與大眾口味，令人訝異叛逆書寫可以把故事說得這麼靈活有趣。

李昂的《鴛鴦春膳》，是一本結合美食與懷舊的小說，寫出作者感官的華麗冒險，從珍稀之物果子狸、穿山甲到平民美食咖哩飯、奶茶，最後結於素齋，看來是繁華歸於平淡，可還是在情慾中翻滾，尤其是力作《春膳》中使用新鮮的語言，大膽描述食慾與情慾，將情慾與生鮮海產做連結，十足生猛；而作者卻又在書中其他篇幅點出食物與記憶密不可分的關係，充滿懷舊氣氛，陳雨航謂其「最動人的地方竟不在吃而是細節描述上所醞釀出來的光影和氛圍」，而是「昔時那些人物所帶來的懷念時光氣味」。以情與慾入飲食，以飲食解情與慾，書中主題橫跨慾望與記憶兩軸，兩者一前一後，相互交纏，構成豐富的飲食文化書寫。

該年有關性別與情慾書寫的小說，在筆調跟觀點上都有破立之處，白先勇與

阮慶岳尋著不同的筆調與題材，不約而同的點出性別與慾望的歸宿，還是寬容與關懷，其中或有遺憾悔恨之處，然就因這些瑕疵，生命變得豐富複雜，難以二元歸類。成英姝與李昂的小說則偏重在身體／身份與情感／情慾之間的辯證，前者以男姐作為穿場，後者則以飲食佐味。

短篇氣勢較弱

林文義不改以往抒情筆調，寫出了《妳的威尼斯》，本書共收錄17則短篇小說，故事遍及台灣社會各個階層與生活方式，含有本土與社會觀察的性格，其中如〈羽〉一篇以客機作為故事的場景，表面上在描述乘客或機組人員在此「非地方」上特殊短暫的互動方式，實則側寫不同出身、世代人的價值差異。

張系國繼續完成以食、衣、住、行、育、樂為主題，被他稱為大器小說的《衣錦榮歸》。故事主角衣又東，在紐約成長奮鬥，沒有意願繼承成衣家業，於是回到台北，面對的還是一座陌生的原鄉，同樣是困頓。衣書以服飾的觀念隱喻一座城市的建築，建築跟服飾一樣會老化過氣或更新，也提供人身體遮蔽心靈棲息的所在，在城市中穿梭不息的是男男女女的掙扎與鬥爭，籠罩在之上的則是關於族群、階層還有命運的支配。

在小說選方面，李昂所編之《九十六年小說選》，以及黃錦樹與駱以軍共同編輯之《媲美貓的發情——LP小說選》，前書收錄數篇得獎獲得好評的小說作品，如陳思宏的〈彩虹馬戲團〉、花柏容的〈龜島少年〉、神小風的〈上鎖的箱子〉

還有連明偉的〈刀疤〉等；後書則以流行的語言，環繞著LP這個台灣特有的詞彙概念，收錄了15篇來自不同世代與書寫風格作家的作品。兩書中收錄部份相同作品，被選入之小說家年紀與使用語言新舊交成，《LP小說選》中且收錄歷年來不錯的舊作，是參考近年來得獎或重要中短篇小說之不錯選擇。

新人與得獎作品

台灣目前每年各單位所頒發之大大小小文學獎已近70座，加上近年來書市與副刊發表空間慢慢萎縮不振，年輕作家莫不選擇參加各大文學獎累積名氣獲得肯定。如前面提及，陳思宏列名2007年新人中最值得期待作家之一，亦獲得九歌年度小說獎；另外花柏容則是聯合報文學小說新人獎得主，二人後續發展皆值得期待。而三大報文學獎得主則傾向一些老面孔，如中國時報首獎得主為陳栢青的〈手機小說〉與李儀婷的〈走電人〉；聯合報跟林榮三文教基金會則將大獎頒給了黃麗群〈貓病〉跟楊慎綸的〈廢河遺誌〉，其中以楊慎綸的醫療背景與作品完成時間最引人注意，長篇〈廢河遺誌〉據稱歷時七年完成，或值得一看。公立獎項方面，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分別將特優頒給了教師組張經宏的作品〈香蕉、蜘蛛、猴〉以及學生組許俐葳（神小風）的〈上鎖的箱子〉，兩個題材皆著重在對台灣的集體與私人記憶的描述上，也跟該年出版小說的主題相似。國立台灣文學館同樣也是關注族群、性別與記憶的主題，將獎項頒發給了陳玉慧《海神家族》、霍斯陸曼·伐伐《玉山

魂》以及莊華堂《巴賽風雲》，從中國時報、聯合報對於新鮮奇想題材的偏好，乃至於到林榮三文教基金會以及幾個公立文學獎對於本土記憶的關注，不難看出台灣文學獎場域中的政治、美學光譜分佈現狀，有其區辨。

總結

綜觀2007年台灣小說發展，就市場而言或許如出版人所評述是相當蕭瑟的一年，然在文學上似乎又隱然活力充沛，這或許暗示著越是艱困的環境，反而提供創作者反彈的能量，寫作是否有可能回應人不默而生與抽象衝動的基本需要，回歸到資本主義發達之前的書寫態度？年初的朱天文與邱妙津的作品，隨後舞鶴的顛狂，駱以軍的喧嘩，本身就隱含著這麼一股拒絕妥協的精神，或許欠缺的只是一點與讀者溝通的耐心或誠意。該年的小說整體風格趨向練虛還虛，以虛馭實，在文學語言的試煉上走到了極限境地，感覺上已經來到實驗接近完成的階段；但在歷史記憶的書寫上則另闢蹊徑，傾向以多聲多相甚或寓言隱喻的方式，使用較柔軟流行的語言，來為大河或歷史小說書寫的傳統尋找新契機。在這個脈絡底下看來，該年一些具有奇幻色彩或是涉及性別議題的小說，也許也是這類傳統書寫題材的變體與破格。另外在中短篇小說與各大小說獎方面，前者著重在抒情與旅外經驗上的描寫，後者則對於現下流行生活與族群歷史記憶同樣感到關心，似乎顯現出一種多元或折衷的興趣。而就是這些相似與相異並陳的特質，串連起了2007年的台灣小說，

像是陳思宏筆下具有文學仿生術的壁虎，外表有時斑斕絢麗，有時透明詭異，可適應任何地形地物，生存能力極佳；台灣文學在絕境中，也許會暫時被迫選擇斷尾求生，但堅拒尾大不掉。